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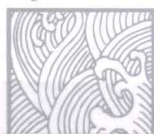


昆仑卷肆

昆仑

祭我天罚

新武侠小说系·凤歌作品集 ④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仑·祭我天罚 / 凤歌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92-0887-6

I. ①昆… II. ①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590 号

本书由凤歌授权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昆仑·祭我天罚 / 凤歌 著

-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 主 编 | 李 靖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责任编辑 | 赵 冕 李海振 |
| 特约编辑 | 阮 静 |
| 装帧设计 | 方 茜 杨 阳 |
| 印 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5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0887-6 |
| 定 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凤歌作品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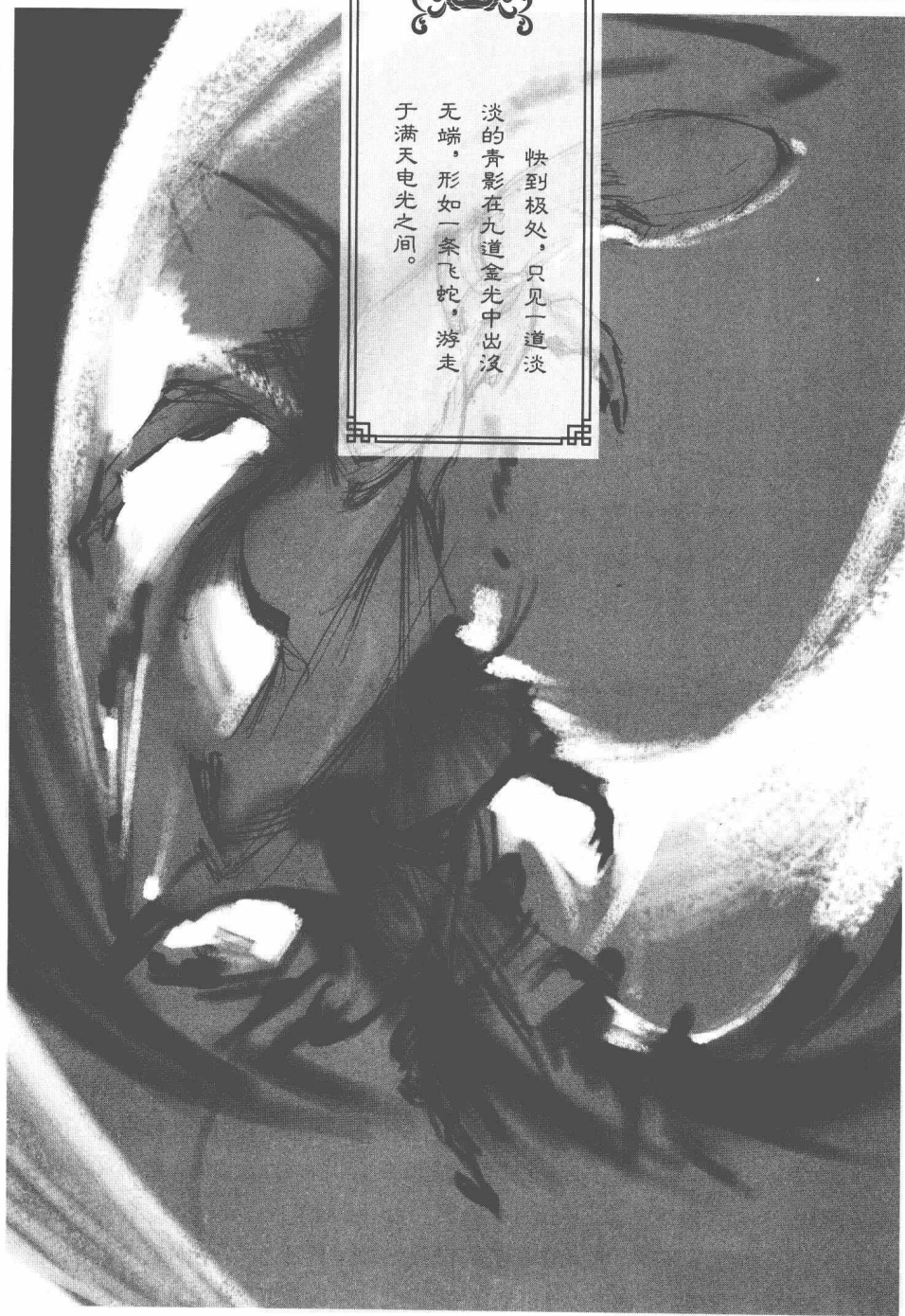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新武侠书系



◎ 第四十八章	同國同缺	005
◎ 第四十九章	誰生誰死	031
◎ 第五十章	众叛亲离	049
◎ 第五十一章	浊世滔滔	075
◎ 第五十二章	大哉昆仑	095
◎ 第五十三章	人命至重	117
◎ 第五十四章	故人相逢	141
◎ 第五十五章	黄河九曲	159
◎ 第五十六章	龙奔万里	177
◎ 第五十七章	和谐之道	197
◎ 第五十八章	一剑横天	221
◎ 第五十九章	月照大江	239



快到极处，只见一道淡
淡的青影在九道金光中出没
无端，形如一条飞蛇，游走
于满天电光之间。





梁萧但觉背后风起，一反手将来人手腕扣住，忽觉来人并无武功，忙又放手，回头看去，那人黑须及胸，面庞瘦削，不由吃惊道：“郭大人？”花晓霜、花生见他与人说话也各各止步。

来人正是郭守敬，不待梁萧多言，扯住他笑道：“王老弟，你我缘分不浅，一别多年，竟在这里遇上。”一边说话，一边拉住梁萧向后。梁萧听他称呼自己“王老弟”，心中十分纳闷。

郭守敬面上含笑，眼神却游移不定，来到一辆马车后面，左右瞧瞧才低声说：“梁大人，你忒胆大了！这城中的守卫大多是你南征旧部，十有八九认识你，贸然入城不是自投罗网吗？”梁萧微微动容，叹道：“也罢，我不进城了！”郭守敬握紧他手，笑道：“当日听说梁大人身故，郭某恨不能以身相代，却不料是谣言。今日遇上，怎能放你过去？”梁萧苦笑道：“郭大人你可把我闹糊涂了，不放我走，难道要拿我见官？”



郭守敬作色道：“你把郭某人当什么人？你坐我马车，我送你入城，你便要走得去我府里盘桓几天。”梁萧道：“梁某大罪之人只怕连累足下。”郭守敬摆手道：“你我以学论交，不比他人，梁大人再推辞，那就是瞧我不起了。”

梁萧心中一暖便不推辞。郭守敬转身叫来马车，他原本携眷出游，便命妻妾合乘，腾出一辆马车。梁萧抱赵曷与花晓霜同坐，郭守敬又让家仆接下花生的行李，牵来一头毛驴与他代步。

马车经过城门，畅行无阻，花晓霜悄声道：“萧哥哥，你这位朋友是谁？”梁萧将郭守敬的来历说了。花晓霜恍然道：“是他！”梁萧怪道：“你认识他？”花晓霜道：“我听奶奶说过，这位郭大人是紫金山一脉刘秉忠的弟子。刘秉忠精通水利星算之法，有经天纬地之术。奶奶说过，论学问他本不差，只可惜他辅佐蒙古皇帝，大节有亏，故而大家都瞧他不起。”

梁萧沉默半晌，忽道：“晓霜，郭大人也为蒙古人出力，你会不会瞧不起他？”花晓霜一愣。梁萧又道：“郭大人治河修桥、修订历法，尽力为天下百姓做事。若能如此，在蒙在汉又有何分别？”花晓霜想了想，笑道：“我懂了，这就叫‘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梁萧皱眉问道：“这话怎讲？”花晓霜道：“这是孟子赞赏柳下惠的话，说他不以侍奉恶毒的君主为耻辱，不以官职卑贱而推辞，做官必定竭尽全力但绝不改变操守。”梁萧叹道：“不变操守，难免吃亏。”花晓霜道：“是啊，所以孟子又说他‘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遭到遗弃却不怨恨，身处困窘而不发愁。”梁萧默然点头。

有顷抵达郭府，是夜郭守敬设宴相待。须臾饭饱，他安排厢房供晓霜、花生歇息，自将梁萧延至书房，着童子烹茶，相叙别情。片时茶沸，郭守敬屏开仆童道：“梁大人，自你反出南征大军，圣上雷霆震怒，三日没有临朝。伯颜大人也几乎获罪，幸得群臣力保，方才脱身。”

梁萧捧茶不语，郭守敬叹息一阵，又说：“不过，你那部将土土哈、李庭好厉害。和林一战，他二人大破西方诸王，夺回成吉思汗的武帐，生擒蒙哥之子昔里吉，继而讨伐东方诸王又获全胜，军功赫赫，威震朝野……”梁萧搁下茶碗，道：“郭大人，这些事不要提了。”郭守敬知他心意，叹道：“也罢，不谈国事。”起身抱过一堆卷宗，“梁大人还记得我在扬州说过的话么？这些卷宗，是各地官吏辛苦测来的天文数据，但非大人神算，不能厘定！”

梁萧翻看卷宗，随口问道：“历法的名字定了吗？”郭守敬道：“圣上有言：‘海内一统，天授其时’，故名《授时历》。”梁萧叹道：“说来好听，什么天授其时，若

没有尸山血海，哪儿有他李儿只斤的天下？”郭守敬笑笑不语。梁萧也不愿多说，铺开草笺对着灯烛援笔推算，郭守敬则在一旁运筹，两人算至二更天上方才各自歇息。

从此以后，梁萧在郭府隐而不出，潜心修订历法，郭守敬辟出一间小轩与他居住，并派心腹照应。郭守敬长年治水观星，耽于学问，平日最爱谈天论地、运筹算术，只苦于少有知己。梁萧一来，令他欣喜欲狂，白日主持天文测量，时辰一到便匆匆回府与梁萧制作仪器、推算历法。二人志趣相得，言语投机，说到要紧处，须臾不忍分离。郭守敬索性在轩中支起一榻与梁萧联床夜话。这么一来，一干妻妾独守空房，不免有些怨言。

半月时光一晃即过，花晓霜闲着无事，白日助梁萧推算历法，夜里挑灯研读《神农典》。以往风尘困顿难得有此闲暇，如今安顿下来，她捧卷细读，领悟良多。这一晚，她将《神农典》四卷读罢，合卷沉思：“婆婆说得对，用药之道仿佛武功，以之救人则为药，用之伤人则为毒，是药是毒不在药物，而在医者本心。”她望着烛火，遥想世上疫病横行，自己闲散度日大违医者良心，想了半夜方才解衣入睡。

次日用罢早饭，花晓霜说道：“萧哥哥，我也闲了大半个月了，今日天气大好，我想上街设摊与人看病。”梁萧道：“我陪你去。”花晓霜笑道：“那可不成，推演历法是泽被千秋的大事，耽搁了你，我就是古往今来的大罪人。我问过府里的嬷嬷，斜对郭府大门有个功德牌坊，算命的、卖果子的都在下面营生，我就去那里，有花生相陪，你大可放心。”梁萧修订历法，算到紧要处不忍放开，又听说只在左近便应允了。

花生早得了信儿，将针药桌凳收拾妥当，身着直缀僧衣站在庭心等候。赵昺青衣小帽扮作烧火童儿，笑嘻嘻地拉着花生衣角，两人在府里闷得久了，都想上街透一口气。梁萧叮嘱：“别走远了，申酉时分我来接应，若有不妥，花生先来报我。昺儿莫要顽皮乱跑，更别向人说起你的名字……”二人嫌他啰唆，嘴里嘻嘻哈哈答应，两条腿早已溜出门去。

出了门果见一座牌坊，顶上镌着“功高岳穆”四个大字。三人径至坊下支起摊子，插了一个白布标儿，上标“悬壶济世”。待了半晌不见人来，花晓霜面嫩，不敢学梁萧强拉病人，只好呆呆坐着。花生向她讨过几枚铜钱，领赵昺买果子吃，留着吃剩的枣核儿，两人趴在地上当作弹子玩耍，一来二去，倒也欢喜。

过得片刻，忽听远处传来呜呜之声，好似法螺鸣响，跟着便见人群如潮水涌上街头，再听忽刺刺马蹄声响，数十匹高头大马如风驰来，马上骑士一色的红袍金箍、头陀装扮，手挥长鞭，大声呼叫。人群左右避让，顷刻将大街两侧塞满，居中留出两丈宽的



一条大道。

花晓霜被人浪一冲早已不辨东西，摊儿又被几个无赖子撞翻，好容易收拾妥当，四下一望，不见了花生与赵曷。她大惊失色，叫唤两人名字，可人声鼎沸，叫声根本传不出去。好容易挤到前排，只见西边数百喇嘛黄衫皂靴，迤迤而来，当先百人分列两行，羽葆交错，宝瓶生辉，金剑光出，银轮常转。人群中耸起一头白象，披金挂银，璎珞宛然，象背上负了一座纯金大轿，四面中空挂着珍珠帘子，隐约可见一个盘膝静坐的黄袍喇嘛。数百名喇嘛口诵经文，手中的圆筒骨碌碌地转个不停。

直至喇嘛去尽，花晓霜也不见二人影子。正自焦急，人群中发一声喊又如潮前涌，花晓霜被人流裹挟，穿过长街抵达通衢之地，却见一个巨大的广场，场上数万人围着一座莲台，台高三丈，遍饰锦缎，台下方圆数十丈铺满波斯地毯，毯上站立千人，有僧有俗，夹杂百十名女尼。

白象穿过人群来到台前，伸出长鼻搭在台上。黄袍喇嘛穿帘而出，足踏象鼻，登上高台，只听数万人齐声高呼“八思巴”，叫声此起彼伏，势如排山倒海。花晓霜省悟到“八思巴”就是这喇嘛的名字，定眼一看，喇嘛双手下按，众皆寂然。八思巴盘膝坐下，双手捏莲花印诀，朗声道：“今日是佛生日。”说的竟是汉语，语声浑厚圆润，颇为动人。花晓霜应声心动，寻思道：“我也忘了，今日四月初八，正是释迦诞辰。”她心挂花生二人，没有听经的心思，掉头望去，人山人海，哪儿有两人的影子。

正觉焦躁，忽听人群中一个洪亮的嗓子笑道：“奇了怪了，太阳怎么成了佛祖的儿子？”人群一静，哄地笑了起来。八思巴长眉微耸，转口又说：“今日生佛。”那人接口又说：“这回佛祖又成了太阳的儿子！嘴是两张皮，怎说都是理。”八思巴双目一张，厉声大喝：“何方妖孽，给我出来！”声如平地惊雷，在偌大的广场回响不绝。人群一寂，再无声息。

这时忽听一个声音道：“妈妈！”嗓子稚嫩却极清脆。花晓霜听出是赵曷，心头一喜，纵起身来，踩上众人头顶极目望去，一个小小人影蹿出人群，直奔台下抱住一个女尼。这一下极为突兀，众守卫忘了阻拦，女尼也是惊惶失措，摊开两手。花晓霜认出小孩儿正是赵曷，大吃一惊，踩着众人头顶一路直奔过去。

女尼呆了呆，忽地捧住赵曷脸儿，颤声道：“你是曷儿？”赵曷泣不成声，只是点头。女尼又道：“你……你还活着？”这女尼正是赵曷生母全太后，临安投降以后，大宋皇族被押北还。忽必烈为绝后患，命谢太后、全太后、宋帝赵昀剃度为僧尼，随同剃度的宫人数以百计。今值释迦诞辰，帝师八思巴当众讲经，全太后等人奉命出听，不料遇上这个幼子。她早先听说崖山一役，赵曷被陆秀夫背负投海，伤心至极。此时乍然相



逢，不觉惊喜交集，一把将他搂住，眼泪一串串滴落下来。

赵曷逃出临安以后，头一回遇上亲人，哭了一阵，抹泪道：“妈妈，曷儿没死，曷儿好想你……”举目望去，瞧见谢太后与兄长赵焜，不由喜道：“奶奶、哥哥。”那二人望着他如见蛇蝎，脸色煞白，齐退一步。谢太后厉声道：“哪来的野孩儿？快走开。”赵焜伸手要将全后与赵曷分开，全后急道：“他是曷儿……”谢太后怒道：“他不是曷儿，曷儿已经死了！”这时蒙古王公一片哗然。八思巴也转过目光看是发生何事。

赵焜发急，抓住赵曷狠狠一掀，赵曷摔倒在地，大哭起来。全后欲要上前却被谢太后死命拉住。两名守卫抢上前来，分别抓住赵曷手臂，宋廷众人无不失色，却无一人胆敢上前。忽见人影骤闪，花晓霜与花生左右奔到，四名守卫挺矛上前，花生双手一分，拨在四杆长矛上面，众守卫齐声惨叫，左右跌出。花生扑到赵曷身前，两名守卫欲要阻他，却被他连环两脚踢成滚地葫芦。

花生拉起赵曷，咕哝道：“你真淘气，梁萧知道了，一定怪俺。”赵曷伤心至极也不理他，只是大哭。花生瞅见十余个元兵恶狠狠地扑上来，忙将赵曷往花晓霜怀里一塞，夺过一杆长矛格住众人刀枪，神力所至，众元军虎口尽裂，刀枪叮叮当当掉了一地。

花晓霜抱起赵曷直奔人群，忽觉劲风飒飒，裹着热浪滚来。花晓霜挥掌一格，只觉耳鸣眼花，一颗心几乎跳了出来。定睛望去，前方立着一个年老喇嘛，高大枯瘦，皱纹满面，灰眉修长，压着一双凹目，目中冷电森森，投了过来。花晓霜被他看得心头发紧，展开“风袖云掌”，举步向前。

喇嘛见她掌法精妙，微露讶色，袈裟无风而动，高高鼓起，花晓霜只觉热风扑面，肌肤如受火炙，当即纵身跃起，挥掌拍向喇嘛肩头。老喇嘛见她挡住自己一拂，越发惊讶，却不知花晓霜天生九阴之体，遇上纯阴内力势必受害，纯阳功夫上身好比火星溅水，自然化去了。

老喇嘛让过来掌，枯手如电抓出，扣住花晓霜的手腕。花晓霜只觉那爪子灼热难当，好似烧红的火钳，情急间使出九阴掌，一股阴力送了过去。老喇嘛长眉一挑，心想：“汉人女娃儿的内劲好不古怪，若非老衲将‘大圆满心髓’练到九成，几乎要被她伤了。”怒哼一声，运功将“九阴毒”化去，同时掌中加劲，花晓霜吃疼，不由叫嚷起来。

花生回头望见，撇开一众护卫，手中长矛挺出，向那老喇嘛手腕刺去。忽地眼前发花，前方出现了一个大胖喇嘛，肥脸上笑嘻嘻的，信手将铁矛捉在手里，只一搓，精钢



矛杆短了一截，细细的铁屑自他指间落下。花生一惊，用力疾送，胖喇嘛双手如风，一眨眼，双手搓到他右手边上。花生无奈撒手后跃。胖喇嘛嘻嘻一笑，将铁矛一搓，搓出两把铁沙撒在半空，叽里咕噜说了句话。瘦喇嘛突然挥掌，呼的一声怪响，满天铁沙尽数熔化，化作千百点暗红火星，向花生迎面射出。

花生眼见不对，使出“一合身”相，化拳为掌拍向火星，不料胖喇嘛后发先至又拍一掌，那火星本已含有瘦喇嘛的内劲，又被胖喇嘛的阴柔掌力裹挟，无异两个喇嘛联手一击，一如劲矢利箭，哧哧哧穿透“大金刚神力”。

花生惊得魂飞魄散，正要束手待毙，忽觉一道大力从旁涌来，千百火星好似撞上无形壁障坠入波斯地毯，升起缕缕青烟。

花生掉头望去，忽地喜上眉梢，叫声“师父”。花晓霜应声望去，远处站了一个白眉白须的高大和尚，手持一根乌木棒。老和尚听见叫喊，白眉一拧，还没说话，花生一个虎扑将他大腿抱住，咧嘴哭道：“师父，你上哪儿去了，不要俺了吗？”九如怒道：“放手，成何体统？”花生道：“俺一放手，你又跑了。”九如眼珠一转，笑道：“乖徒弟，你把手放开，为师一言九鼎，这回一定不跑。”花生道：“你一言九鼎，待会儿又抱九个鼎来哄俺？”九如不料数月不见，小和尚精明许多，惊怒交迸，前踉后踢想要将他甩开，怎料花生死抱不放，浑似铸在九如腿上。围观众人见此情形，先是惊奇，继而哄笑。众护卫正要上前擒拿，忽听那胖喇嘛用蒙古话道：“不得妄动。”他身份贵重，护卫应声止步。

九如忽地伸手拿住花生背心，花生浑身一热，双手登时松开。九如将他丢在旁边，乌木棒一顿，哈哈笑道：“狮心、龙牙，吐蕃人说话都是放屁吗？”枯瘦喇嘛正色道：“老衲从不放屁！”九如笑道：“妙极妙极，你从不放屁，全都憋在肚里。”旁人都笑起来，众喇嘛面有怒容。胖喇嘛冷声道：“九如和尚，你不要骂人。”九如笑道：“那好，咱们约好了什么时候？”胖喇嘛冷笑道：“明天早上。”九如道：“说好明天，今天你们怎么就来欺负和尚的徒弟？”胖喇嘛一怔，皱眉道：“他是你徒弟？”冷哼一声，挥手道，“好，你们走，明天一块儿来。”九如笑道：“爽快，女人小孩我也一并带走啦。”瘦喇嘛道：“不成，他们身份古怪，不能走。”

九如哈哈大笑，声若洪钟，乌木棒嗖地伸出，刺向瘦喇嘛的眉心。瘦喇嘛识得厉害，低头疾退。九如棒子刺到半空，突然转折，扫向胖喇嘛。胖喇嘛抵挡不及，噌噌噌倒退丈余。瘦喇嘛见他转攻同伴，心下稍定，不防九如招式未足，嗖的一声又反手刺来，瘦喇嘛心头恼怒：“当我害怕么？”运足神功来捉九如棒头。

就在这时，人群中忽地蹿起一人，形若大鸟，落到瘦喇嘛身后，挥掌飘然击他背



心，瘦喇嘛心头一凛，圈回掌势抵挡来人，不想那人本是虚招，手掌斜出，扣住他捉拿花晓霜的手腕。瘦喇嘛只觉一股洪大内劲顺着腕脉直蹿上来，手掌登时松脱，那人大袖一拂，将花晓霜轻轻揽了过去。

瘦喇嘛又惊又怒，正要发劲挣脱，忽觉心口微闷，给九如一棒抵住。胖喇嘛救援不及，眼睁睁瞧着两人联手制住瘦喇嘛，再见后来那人身穿青袍，戴了一个青面獠牙的修罗面具，不由厉声大喝：“九如和尚，你埋伏帮手，暗算伤人吗？”众护卫呼啦一下围上来，不及动手，忽听八思巴悠悠开口：“今日佛诞之日，不宜大动干戈，且让他们去吧。”九如笑道：“大活佛说话必然算数。”撤了木棒，青袍客也将瘦喇嘛手腕放开。

瘦喇嘛脸色铁青，反身走了两步，忽地锐喝道：“你也吃我一下。”双掌一抡，滚滚热浪涌出。青袍客不闪不避，挥掌划了一个半圆，两人掌力相撞，瘦喇嘛只觉对方的掌力如怒涛叠起，一浪高过一浪，陡然立身不住，倒退两步。青袍客只一晃，稳稳站住。

瘦喇嘛吐出胸中一口浊气，心中骇然不已，嗔目叫道：“你是什么人？留下万儿来。”青袍客却不作声，一挥袖，挽着花晓霜径直离开。九如正要转身离去，忽听八思巴道：“明日卯时，吾辈在大天王寺恭候佛驾。”九如哈哈一笑，带花生穿过人群，快步走出一程，看见那青袍客与晓霜并肩而行，笑道：“梁萧，站住！”青袍客转身作揖，说道：“九如大师，今日感谢不尽。”九如道：“你戴这劳什子唬谁？”伸手抓他脸上面具，梁萧中指微曲拂向他小臂诸穴，口中道：“大师别开玩笑，我戴这东西，自有难言苦衷。”几句话工夫，两人一进一退，拆了七八招之多，九如抓不下他的面具，梁萧也脱不出他的五指。

听他说完，九如住手笑道：“这么说，因为你反出元营了？”梁萧奇道：“大师也知道？”九如双眼一翻，冷笑道：“我见过楚仙流，听他说过。若非如此，和尚非打烂你屁股不可。”梁萧默然不语。九如摆手道：“此事搁下，先找有酒有肉的地方再说。”花生笑道：“好啊好啊。”九如瞪他一眼，道：“好你个屁！”梁萧道：“莫如去郭大人府上。”九如道：“什么大人小人的府上，和尚不去，和尚自有和尚的去处。”梁萧知他清高自许，只得依从。

九如当先引路，花晓霜问道：“萧哥哥，你不编历法来这儿干吗？”梁萧微微有气，冷冷道：“编什么劳什子的历法？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若非九如大师，看你怎么收场。”花晓霜抿嘴一笑，抚他脸上面具道：“这面具哪儿来的，怪吓人的。”梁萧随口道：“街上顺手拿的！”花晓霜笑道：“早知道，也给我拿一个。”梁萧白她一眼，说道：“你女孩儿家，戴这丑怪面具做什么？那里有观音菩萨，戴着才好看。下回遇上，



我给你买一个。”花晓霜听了这话，心知他怒气已平，淡淡一笑，不再多言。

众人跟着九如，弯弯曲曲钻进一个小巷，尽头处是一座破旧小庙，庙内的神像只剩一堆泥土，门前坐了个老者，扎道士髻，穿和尚袍，白发稀疏，皱纹满面，众人到时，他正靠在门框上打盹。

九如伸棒将老者敲醒，笑道：“朱余老，来客人啦！”朱余老张开浑浊的眸子也不说话，向众人咧嘴笑笑，露出寥寥几颗牙齿，而后拄了拐杖，向巷外慢慢走去。众人见他扎道髻，穿僧袍，却有个俗家姓氏，不伦不类，均感好奇，目送他去远才趑进神像后的一进小院。庭院正中有一株粗大榆树，亭亭如盖，两侧却是厢房。

九如笑道：“坐，坐，不须客气。”梁萧摘下面具道：“大师就住这里？”九如道：“不错。”花晓霜忍不住道：“大师，那位朱老先生当真……当真有些奇怪！”九如笑道：“有什么奇怪？他本是道士，朱余老是他的俗家姓氏，后来八思巴与全真教御前斗法，全真教输了个精光，从掌教护法到看茶的小厮，都被按在地上剃了光头，普天下的道观十有六个变成了喇嘛庙。这儿本也是道观，道士害怕，一哄散了。朱余老年纪大跑不掉，只得穿了袈裟做和尚。不想刚做几天，就有市井泼皮欺他老弱要强占寺院。幸被和尚遇上，管上一管，但这朱余老病弱不堪，庙中又无香火，和尚就让他还俗，将庙产租赁出去，少少课些钱米度日。”

花晓霜动容道：“大师你这么做岂不亵渎了神佛？”九如瞅她一眼，冷笑不语。梁萧深知这和尚藐脱俗法，不可以常理度之，便道：“晓霜，朱余老年老体弱，若不这样打理，岂不生生饿死了？佛法是济世之道，但若不能济小，焉能济大？”九如拍手笑道：“好个不能济小，焉能济大，这说到和尚心里去了。”梁萧笑笑，问道：“大师可与那些喇嘛认识？”九如笑道：“和尚的拳头倒是认识好几个。”

梁萧待要细问，却见朱余老提了个大竹篮进来。人还未到，酒气肉香扑鼻而来，花生口涎直流，跳将过去，撕下一条鸡腿便吃。九如被他占了先，不禁怒道：“没大没小，岂有此理！”挥棒便打，花生一不留神，屁股挨了一记，跟着又被绊了个筋斗，但他嘴里狼吞虎咽，片刻不停，等到翻身爬起，手中只剩了一根光溜溜的鸡骨，他还没解馋，将鸡骨头舔了一遍，圆眼盯着竹篮骨碌乱转。

梁萧赞道：“小和尚这挨着打吃肉的本事是打小练出来的，佩服、佩服。”九如哼了一声，朱余老呵呵直笑，将酒肉果子摆上桌案，拄了拐杖，又去门口打盹。

吃喝半晌，梁萧提起前问，九如笑道：“也没什么好说的。我在山东时遇上几个喇嘛强抢民女，来参什么欢喜禅……”花晓霜奇道：“什么叫做欢喜禅？”九如道：“你



女孩儿家，这种事不知也罢。”花晓霜见他神态诙谐，隐约明白事关羞耻，一时满面通红，不敢再问。

九如瞅她一眼，忽地笑道：“奇怪，公羊羽猖狂玩世，怎么生了个扭扭捏捏的小孙女？”花晓霜瞪眼道：“你……你怎么知道他是我爷爷？”九如道：“这还不简单？你方才跟龙牙上人对敌，用了花家秘传的‘风袖云掌’。公羊羽是花家的赘婿，瞧你这年纪，若不是公羊羽的孙女，难道是他女儿？倘若如此，公羊羽老蚌生红珠，未免惊世骇俗……”梁萧听老和尚越说越不堪，忙岔开话道：“九如大师，这么说，那位瘦喇嘛便是龙牙上人了，他的掌力有点儿门道。”

九如笑笑说道：“那厮的‘大圆满心髓’有七成火候，一手‘荼灭神掌’也算不弱。可说到厉害，他师弟狮心法王的‘慈悲广度佛母神功’，以柔克刚，更胜半筹。”梁萧道：“狮心是那胖大喇嘛吗？大师与他交过手？”九如笑道：“方才说了，我在山东遇上的那群喇嘛就是他俩的徒子徒孙。原本和合双修，也无不可，但也须两厢情愿才是。那帮臭喇嘛借修行之名，行奸淫之实，可恶至极，和尚看不过眼，一把火将那鸟寺烧了，再把那群臭喇嘛一并废了武功，剥光衣裤，在泰州城门上吊了一夜……”

梁萧拍手赞道：“快哉，当为此事浮一大白。”花晓霜瞧着二人，心道：“花生老实巴交，他师父却和萧哥哥一般胡闹。人说物以类聚，有时也大谬不然。唉，真奇怪，天下那么多老实人，我怎么独独喜爱萧哥哥呢？”念起女儿家的心事，不觉轻轻叹了口气。

九如与梁萧干了一杯，说道：“说起来，此事本也寻常。但龙牙、狮心却以为丢了莫大的面子，千里迢迢来山东寻和尚的晦气。不过，那时候和尚正被一个大对头痴缠，东窜西逃，片刻不得安枕，实在无暇与他们厮并，便露了一手功夫望其知难而退。他二人见了，也知奈何不了和尚，便说密宗之中还有胜过他二人的高手，要我于明日卯时，到大天王寺一会。和尚被那对头追得急了，无暇多说也不甘示弱，随口应承下来。但直到本月上旬，和尚才摆脱那个对头，来到大都，却又巧遇你们。”

梁萧动容道：“当今之世，谁能将大师逼成这样？”九如笑道：“话不可这样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何况那厮强在缠夹不清，和尚却是不耐久战，硬拼下去不免两败俱伤，是以还是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梁萧见他不说，也不好追问。片刻酒过三巡，梁萧见赵昺闷闷不乐，果子肉食一箸未动，便问：“昺儿，不开心么？”赵昺眼眶一红，轻声道：“妈妈做了和尚，奶奶、哥哥也不认我啦！”梁萧想起他生世凄惨与自己大有干系，心中愧疚，唯有抚着他的头，长叹一口气。



赵曷忽地牵他衣角，说道：“叔叔，若能再见妈妈就好了，曷儿有许多话要与她说。”梁萧道：“那有何难？我送你见她便是。”赵曷喜道：“真的？”梁萧笑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赵曷眉开眼笑，跳了起来。九如浓眉一挑，忽道：“梁萧，你可知宋室遗族住在什么地方？”梁萧笑道：“大师若知道，还望指点一二。”九如捋须道：“和尚为明日之事打算，曾去大天王寺踩过一回盘子，怎料误打误撞，进了囚禁宋朝后妃的无色庵。”

梁萧动容道：“两座寺院挨在一处吗？”九如道：“相距不过百步。那无色庵地方不大却毗邻禁军大营，戒备兵马成千上万，很难接近，当时和尚稍一大意便被人察觉了。”他顿了一顿，又道，“话虽如此，但若时机凑巧也非无机可乘。明日之会，八思巴约斗和尚，以示公平，不愿官府介入，传下法旨，明日凌晨，撤去大天王寺左近禁军。如此一来，无色庵的守备势必削弱，你不妨相机潜入。不过，依和尚所见，还是小心为妙，宋室诸人其心不一，有些人只想自保，可未必顾念什么祖孙之情、兄弟之义。凭你梁萧的本事，本也不用怕他，但这小娃儿娇嫩贵气，可经不起什么折腾。”

梁萧沉思半晌，对花晓霜道：“不知《神农典》中，可有什么迷药能将几百人同时迷倒？”花晓霜想了想，说道：“迷昏千百人的方子是没有的，但有一个‘神仙倒’的方子，顺风施为，能够一下子迷昏十多人。”梁萧笑道：“那也够了，大不了多用几回。”九如笑道：“善哉，此法不伤人命，实为美事。和尚左右要去大天王寺厮混，顺道陪你走一遭吧。”梁萧大喜，拉起赵曷施礼道：“承大师相助，万无一失。”

商议已定，九如将花生拎到一旁考较功夫。梁萧与花晓霜则去张罗药物，配成数剂“神仙倒”。这“神仙倒”不只是药物，还有相应机关一具，名叫“龙吐水”，细长如管，藏在时间，用时只须牵动机括就有药丸射出，化作无色烟雾。梁萧制成两具“龙吐水”，自备一具，另一具分给花晓霜防身。

将近丑时，一行人抵近无色庵，果见守卫森严。梁萧放出一发“神仙倒”，迷倒了几个守卫士卒，而后众人越墙而入，穿过两道月门，但见前方庵房无算，大多漆黑无光。梁萧觉出花晓霜掌心渗汗，低声问道：“害怕么？”花晓霜笑道：“有你在，我便不怕。”二人相视一笑，双手握得更紧，忽听九如笑道：“和尚守在这里，省得你俩卿卿我我，平白教坏了我徒弟。”

两人面皮发烫，花晓霜低声道：“萧哥哥，房屋这么多，怎知人在哪里？”梁萧道：“让曷儿一叫便知。”花晓霜急道：“不成，会惹来官兵。”梁萧笑道：“你也太胆小了，我有‘神仙倒’，怕他做什么？”花晓霜道：“还是稳妥些好，寻个人问